

1949-2000 50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中篇小说卷

〈下〉

成一
◆ 主编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中篇小说卷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〈下〉

张成一
发◇主 编
副主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. 中篇小说卷/成一主编.
2版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378-3164-2

I. 山… II. 成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山西省—
当代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18.25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11910号

中篇小说卷

(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)

成一 主编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www.bywy.com

太原市达益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6.25 字数: 808千字

2009年1月第2版 200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5000册

*

ISBN 978-7-5378-3164-2

定价: 72.00元(全三册)

悠悠桃河

◆ 谢俊杰

我时常做梦，梦中大都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断，醒来浑然记不清楚。

惟有一个噩梦，曾反复显现，屡屡闯入我的梦乡。

……我不知身在何处，只朦胧觉得是在一个山坡上，面前立着一座荒草萋萋的土冢。

那冢头忽然开裂，跳出一位披头散发的青年女子，身背幼婴，两手双脚和胸口上都鲜血淋淋，凄厉地哭喊着，踉踉跄跄朝一条村街奔去。

我毛骨悚然，但又固执地不想躲开，倒紧跟着她跑，很想认出她是何人。一路上却只能望见她披头散发的背影……

我乍然惊觉，心“呼呼”狂跳不止，冷汗涔涔！

我久久追忆着梦境。虽然我始终未能看清这个女人的脸面，但心里清楚，这是姣姣小姨！

心悸之余，常常彻夜难眠。儿时的记忆联翩浮来，场景是那般清晰，那般生动，历历如在昨日。

我五岁那年春天见到了姣姣小姨。

那时，父亲在娘子关车站任货运员，全家住在车站坡下

的铁路房舍里。解放的炮声日渐临近，人心惶恐不安。娘子关是晋冀两省的咽喉要道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父亲担心到时候会玉石俱焚，便在桃河对岸的一个小山村里租住了两间房子，携带全家搬过河去。

这小村已记不清确切名字，只记得有二三十户人家，大都住在山头上，院落很小，多是石块垒砌的院墙和门楼，一条石板路蜿蜒爬上山头，坡下只住着史奶奶一家。

史奶奶的院子依山傍水，长条形，很敞亮，靠河一面没有院墙，只是一道高高的石坝，坝下便是清凌凌的桃河水，可以一眼瞭望到对岸的娘子关车站和小南山。院子北面是一溜四孔土窑洞，三孔用青砖砌了门面，住着史奶奶一家，另一孔土窑存放东西。院子南面紧靠石坝盖着两间青石板平顶房，我家租住着，院角有一棵大皂荚树，夏日浓荫铺满了半个院落，秋天便吊下满树半尺多长的黑皂角，引得媳妇姑娘们都来用竿子勾。皂荚树旁的石坝下，竖着一座方砖砌成的炮楼，是日本鬼子的遗物，现时住着一个名叫“六十”的老光棍。

史奶奶一家原先也住在山头上，十几年前才从一个本家哥哥手里买下这座院落。那本家哥哥姓张，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土财主，屋旁那孔土窑洞便是他家存放粮食用的。

那孔土窑洞相传有一里多深，里面排着两溜儿一人多高的大瓮，都装满了粮食，不过谁都没有认真进去看过。从张财主爹手里就传说，土窑里盘卧着一条水桶粗的大蟒蛇，是张财主老爷爷手里豢养的。两只眼睛有茶盅大，谁进去吞吃谁，只认得张财主家里的人。

开始人们心里疑疑惑惑，可是有一年秋天，张财主爹雇了几个短工往土窑里背粮食，那窑洞里黑糊糊阴森森的，短

工们一走进去便觉毛发直竖，果真看见土窑深处闪动着两个白亮亮的光点，一个个吓得魂飞天外，尖叫着逃了出来。

从此，别说有人想钻进去偷粮食，连走近土窑边也双腿打颤。

可惜，大蟒蛇能守护住粮食，却没能守护住张财主。

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，一伙土匪偷偷摸进来，从热被窝里拉走了张财主。火钳子烧，竹签子扎，把张财主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他婆姨卖尽了家财才将他赎出。张财主从此吓破了胆，天一黑就用被子蒙头，浑身冷汗淋漓，索索发抖，一封接一封给在天津开杂货铺的儿子打信。儿子回来接他走，才把这座院子三不值两地卖给了史奶奶。

临交接那天，史奶奶忧虑那条大蟒蛇认不得她，张财主才吐了实话。原来那窑洞只有五六丈深，那两只蟒蛇眼睛是他爹钉在窑底墙上的两面小圆镜儿。

史奶奶一家三口人，儿子叫“傻子”，二十七八岁，粗粗壮壮像半截树墩子，裤子老拖拉着提不起来，听说脑子有点不够数，只会闷住头做活，不过平日说话做事倒也明白。童养媳妇姣姣，只有十六七岁，瓜子脸，两只黑亮亮的杏核眼，脑后挽一个发髻，身挑儿高高的，手指长长的，十分俊俏水灵。

姣姣小姨不知道她是哪里人。她两岁时，逃荒的父母把她丢给了史奶奶。史奶奶自然不肯告诉她实话，怕她跑走。史奶奶待她不错，不像村里一些人家对童养媳那样苛刻。姣姣小姨也像女儿般孝敬她。

姣姣小姨只恨史奶奶两件事。

一件事是逼她裹脚。史奶奶是很标准的三寸金莲，两只脚比粽子大不了多少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晃，常在院里的铁丝

上晾她洗过的裹脚布，土黄色的粗棉布，窄窄的老长。下了雨，她便不敢出屋。一出门，院里就会留下两行很深的三角形小坑坑。

史奶奶让姣姣小姨从小裹脚，用长布条儿狠狠地勒住，然后压上捶布石，姣姣小姨疼得吱哇乱叫。史奶奶一离开，她就把捶布石掀开，解开缠脚布扔到一旁。姣姣小姨性子犟，打了几回也不顶用。史奶奶毕竟不能时时守在她身旁，结果就缠缠放放，姣姣小姨的脚变成了四不像，不像正常人那么大，但也决不像史奶奶那样小，跑起路来还是挺快当。后来长大了，史奶奶常骂她的脚不像女人的脚，但也无可奈何了。

第二件事是强逼她成亲。姣姣小姨十三岁那年，史奶奶的儿子已经二十五岁了。他头脑虽然愚憨，生理要求还是有的。不知谁挑唆了一下，有一天姣姣小姨去玉茭地里拔草，傻子看看四周没人，就钻进地里把姣姣小姨按倒强奸了。姣姣小姨哭着跑回家，史奶奶哄了半天。等傻子晚上回来，狠狠日骂了一顿。可是从此后，傻子尝到了甜头，不管在家里地里，一有人在跟前就把姣姣小姨按倒了。

史奶奶想管管不住，怕长此下去会闹出笑话，就逼着姣姣小姨成亲。姣姣小姨恨死了傻子，咬死不答应。但毕竟由不得她作主，硬把她和傻子关在一个屋里。姣姣小姨哭了几天也没奈何，只好盘了头，当了小媳妇。不过傻子夜里要近身，她就又哭又抓，傻子倒很怕她，处处将就她。史奶奶也舍不得打她，只是暗地里叹气。

父亲原有很重的肺病，脸孔潮红，我在睡梦中常被他的咳嗽声吵醒。搬家忙累了几天，他竟一病不起，浑身火烫，

烧得满嘴呖语。急得妈妈找来父亲几个同事，连夜送父亲到阳泉医院治病。家里只留下十岁的姐姐，看护着八岁的哥哥和我。妈妈在阳泉医院陪侍了父亲两天，父亲不放心我们，硬逼着妈妈回去。妈妈只好拜托了阳泉的一位表哥照顾父亲，含泪赶回家来。

就在妈妈送父亲离家那天傍晚，我偷偷爬上院里的一棵小杏树，被姐姐看见，惊叫一声，我吓得一头倒栽下来，撞在石头上，血流满面。亏得史奶奶和姣姣小姨替我按了把香灰，用布条包扎好，才没出大事。从此我的额头上便留了块永久的纪念。姐姐为此挨了妈妈一顿好打。

不出父亲所料，过了没多久，桃河对岸的小南山上就响起了枪炮声，天天有飞机“嗡嗡”飞来扔炸弹，车站附近不时飞腾起一股股黑烟。枪炮声时断时续，响了两天才停息。我和姐姐哥哥全挤在小玻璃窗前朝桃河对岸望，只见小南山上忽啦啦飘起一面小红旗，娘子关车站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声。

村里成立了“贫农团”，常有人下来通知史奶奶一家去山上的祠堂里开会。史奶奶不常去，更不让姣姣小姨去，只打发傻子去充数。我家是外来户，自然没叫我们参加。

战事刚结束，妈妈便心急火燎地要去阳泉看望父亲。当时铁路已被炸断，到处兵荒马乱地不安静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人走山路太危险。妈妈愿意出钱雇人相伴，可是没人敢应承，妈妈急得直转圈儿。正为难时，石坝下炮楼里的老光棍找上门来了。

老光棍名字叫“六十”，当时却只有四十来岁，只是头发半白，腰也弯了，很像个老汉。此人是个有名的“贼大胆”，那年月，这儿那儿经常发生战事，别人避之惟恐不及，

他却听见哪儿枪响朝那儿窜。早早地躲进一个山洼洼里，等枪声一停，便跑去扒死人的衣裳。人一死，身子就僵得挺硬，衣裳很难脱下来，他却有办法。他事先准备好一个小绳套儿，先把死人平放在地，跨开两腿骑上去，爬下，把绳套儿一头套在死人脖子上，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，往起一使劲，便和死人脸对脸地坐了起来，解扣儿，拽袖子，一会工夫就把死人扒个精光。他把染血的衣裳提到桃河里一涮，便宜卖给穷苦的乡亲，倒也成了他一笔外快。

“六十”进了我家，眼睛也不抬，劈头就说：“小三他妈，你别犯愁，我跟着你去。”

妈妈像遇到了救星：“你要多少钱？”

“你把我看成甚人啦！”“六十”皱眉嘟囔说，“谁家里没个难处！”

妈妈又小心地试探：“小三不懂事，放在家里我不放心，前一回就磕破了头……”

“六十”哼了一声：“他能有几两重？我驮上他！”

妈妈千恩万谢地送走了“六十”，便急急慌慌准备干粮，嘱咐姐姐哥哥守好家，等她把爸爸接回家来。

夜里，史奶奶一脸担心，悄悄跑来问妈妈：“听说你要让六十跟你去？”

妈妈惊疑地点点头。

“你就那么凭信他？”史奶奶忧心忡忡地说，“那么远的荒山小路，多见石头少见人，那贼大胆甚事不敢干！”

妈妈愣怔了半晌，叹口气说：“胆小的人谁敢陪着我？看他那样，不像有坏心。唉，听说阳泉城也打了几天仗，我着急小三爸爸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！”

第二天早上鸡刚打鸣，我就迷迷糊糊爬在“六十”的背

上登程了。天上的星星很稀很亮，四面都是黑黝黝的山影，夜风顺着桃河谷扑过来，冷得人直打颤颤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听见身后一声声清亮的鸡叫和“六十”老汉很重的脚步声。妈妈紧紧跟在身后，不时给我掖掖衣裳。走着走着，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待我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经升起老高，四面都变成了陌生的山野。妈妈小心地招呼说：“大哥，小三挺沉的，你歇歇脚吧？”

“六十”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歇甚？百十里路哩，得紧着走！”

又走了一阵，“六十”忽然蹲下，让我叉开双腿，他把头往我腿中间一伸，又站起，让我抱住他花白的头，骑在他脖子上。妈妈忙说：“大哥，让我背他一程吧！”

“你留点力气赶路吧！”“六十”不耐烦地说，朝后一伸手，“干粮！”

妈妈忙解开小包袱，取出一张白面饼递上，他边走边咬嚼起来。

妈妈是半大的小脚，爬山登坡，渐渐有些吃力。不过愈朝前走，她愈显得高兴。夕阳落山时分，山沟忽然开朗，远处出现了许多房子和高高的烟囱。我们沿着桃河边朝前走，晚霞映得桃河水一片血红。快走到城边时，传来一阵洗衣的棒槌声，远远瞭见河边蹲着十几个女人。其中有个女人站直了身，手里提着淌水的衣裳，呆呆地朝我们这边望了好一阵。忽然把衣裳朝石头上一丢，急匆匆跑过来。妈妈这时也认出她了，快乐地喊着“嫂嫂”迎过去。那女人一把抓住妈妈的手，泪水哗哗淌下来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
妈妈的脸“刷”地变白了，颤声问：“嫂嫂，出什么事

了？”

那女人嚅动着嘴唇说不出话，忽然呜呜哭出了声：“大妹子，你来晚了一步呵！”

妈妈像遭了雷击，双眼一下子变直了，手中的小包袱也咕辘辘滚到了地下，直愣愣站着，站着。忽然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扑倒在河边，双手死命地抓挖泥沙。那女人一边往起拉她，一边也呜呜哭，拉起来又倒下，妈妈好像浑身软得没了骨头。

我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，见妈妈这样，也吓得哭起来，踢着两腿要下地找妈妈。“六十”紧紧按住我的双腿，也像傻了似的愣怔怔立着。过了好一阵，才走过去说：“小三他妈，快停下，别吓着孩子！”

原来十几天前，阳泉解放时，医院里的人全跑光了。表哥表嫂也昏头昏脑跟着逃难的人群躲到了山上。因为阳泉地形复杂，打开了“拉锯战”，拉得时间很长。爸爸身患重病，动弹不得，病房里只留下他一个人。在枪炮声中饿了两三天，傍晚时分冲进一个顽固兵，用刺刀挑开他的被子，发现他是个重病号，返身就走。爸爸哀告说：“老总，给我点吃的吧！”那顽固兵扭回身笑笑，从腰里摘下一颗手榴弹，说声“给你”，一扬手扔到爸爸的枕头边走了。爸爸吓得顿时昏厥过去。当天夜里，表叔偷偷跑回来看他时，他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兵荒马乱，表叔想给妈妈捎信没法捎，天气热，尸体不能存放，只好用一个旧衣柜把爸爸草草埋葬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妈妈用白布把她和我的鞋面蒙住，又扯了条白布扎在头上，由表婶陪着去爸爸坟上大哭了一场。那是怎样的一场哭呵，妈妈跪在坟前，一边哭一边用头“嘣嘣”碰地，表婶拉也拉不住，直哭得天昏地暗，死去活来。

傍晚，妈妈才从坟上回来，额头碰青了，嗓子哭哑了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夜里，紧紧把我抱在怀里，泪水洒湿了半个枕头。

第二天鸡叫两遍，表婶送我和妈妈上路，一路上歇了好多回，妈妈还是走不动。“六十”背着我走一阵就回过头柔声问一次：“歇歇脚吧？”妈妈低头坐在一旁，“六十”就默默地搂着我，不许我过去打扰妈妈，也不催促妈妈赶路。直到妈妈站起身，他才又急忙背起我朝前走。

回到村坡下时，天已经漆黑了。妈妈忽然停住步，沉思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解下头上的白布条，撕了鞋上蒙的白布，把我鞋上的白布也撕了。正要叮嘱我什么话时，只听坡上姐姐哥哥一声欢叫，飞也似的跑下来。跑到跟前就到处找，问妈妈：“爸爸呢？爸爸——”

妈妈沉默不答，好一会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半句：“在后头呢，咱们先回……”

哥哥姐姐不听，只一股劲儿朝着黑暗里唤爸爸，一声又一声，顺着河谷传出好远。

妈妈再也忍不住，“哇”地哭出了声，双手捂脸蹲在了地下。

“六十”忙把姐姐哥哥拉到一旁说：“你妈累坏了，别再麻烦她，快扶她回家吧！”

姐姐哥哥不依不饶，围住我追问：“小三，爸爸呢，你倒是说呀！”

我不吭声，他们死命摇晃我，我急眼了，喊：“爸爸——死啦！”

“小三，你敢瞎说！”姐姐突然扬起了手，“看我打你！”

“就是死了嘛！妈妈头上还扎了白布条，还给我鞋上蒙了

白布呢!”

姐姐哥哥突然“哇”一声大哭起来，我吓愣了。两天来，妈妈一直也没给我说爸爸的死是怎么回事，我也弄不大清楚，只知道爸爸遇上了这么一件不好的事。姐姐哥哥怎么一听说爸爸死了，也嚎啕大哭呢？我开始感到情况不妙，也跟着哭叫起来。

孤儿寡母在炮楼下哭成了一团。

史奶奶和姣姣小姨闻声跑来连拉带劝，妈妈倒在史奶奶怀里，拉直了嗓子喊：“他扔下我们娘母子走了，这往后可怎么活呀——”

爸爸的死，给了妈妈致命一击。

爸爸比妈妈大一轮（十二岁），像个老大哥似的，对妈妈极尽体贴照顾，里里外外全不要她操心。他勤快，脾气也好，下班回来总是抢着做家务活儿，连夜晚拍着哄我入睡也常是他的事儿。记得有一天，姐姐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去野外捉蚰蚰，到了顽固兵营盘的土墙外，一个孩子突然失声尖叫：“蛇！”吓得我抱头鼠窜。跑了不远，又都停下来，战战兢兢朝草丛里望，那儿果然盘着一堆花东西，奇怪的是，好半天一动不动。姐姐胆大，蹑手蹑脚走过去看，拍着手笑道：“是一盘花绳子！”

孩子们一拥而上，拣起那条花绳子，很长，一头埋在地下，拉了拉拔不出来。姐姐便让我们把绳子搭在肩上，喊了声“一二三”，一齐猛拽。只听身后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我们都像被一只大手抓起，朝前扔了出去，接着又被一团呛人的黑烟罩住了，一个个吓得爬在地上不敢动弹。

营盘里响起了一阵“嚯嚯”的哨子声和杂乱的脚步声，

一群顽固兵爬上了土墙，紧张地朝外探望。待望清楚，一个当官的“啪啪”扇了哨兵两个嘴巴：

“他娘的，你站的是什么岗？让兔崽子们把拉雷糟踏了！”

我们这才明白，我们是拉响了地雷，一个个吓得爬起身就跑。但没跑出多远，就让一群顽固兵挡住了，只放一个孩子回去叫大人来。

姐姐吓得直哭，孩子们一个个揉着粘满烟土的小脸发抖。不一会儿，妈妈急急慌慌跑来了，看看我们都没受伤，才放心地打了姐姐一巴掌。顽固兵不让妈妈走，要押着她到营盘里去。妈妈又急又怕，正慌乱时，爸爸气喘吁吁赶来了。他把当官的拉到一旁，嘀嘀咕咕小声说了些什么，又把一个什么东西塞进当官的衣兜里，当官的才消了气，一挥手带着士兵们回了营盘。

从这天起，我们觉得爸爸像一棵参天大树，什么灾难掉下来，他都能顶得起，撑得住。有他在身边，心里就安定。我们也能看出来，妈妈也有这种感觉。

可是现在，这棵大树突然摧折倒下了，一切苦难全压在了妈妈柔弱的肩上。

妈妈在炕上昏睡了三天。

姐姐哥哥只会哭，我闹着要妈妈抱。可是妈妈躺在炕上不理我，闭着眼睛，像死了一样。

史奶奶不让我们搅扰妈妈，打发姣姣小姨领我出去玩，她坐在炕头陪妈妈垂泪。

我哭闹着不肯走，姣姣小姨抱起我，哄我说去村外摘酸枣，我才停止了哭闹。

姣姣小姨抱着我一直出了村西，那儿有一座青石崖，崖

头很高，还朝半空里悬着，崖下是一条深谷。石崖脚下有一大片酸枣棵子。酸枣还不红，但已经泛白，吃起来酸溜溜的挺有味。

她一边摘酸枣，一边指着石崖对我说：

“瞧那崖头，那叫舍身崖，常有人从那崖上朝下跳！”

我惊讶地问：“那么高，他们不怕吗？”

姣姣小姨说：“他们就是找死呀！跳崖最痛快，一闭眼就完了！”

我觉得这里挺可怕，不由扯住了姣姣小姨的衣裳角。姣姣小姨却“咯咯”笑起来，她来这儿玩似乎很开心。

在史奶奶的劝慰下，妈妈终于病快地起了炕。她像小死过一场，脸上的红润和水气一下子消失了，变得窗户纸一样苍白，两只眼睛塌陷得很深，围着一圈黑晕。

千苦万难，她只能强咽下去，她不能丢下三个嗷嗷待哺的雏儿。

生活的骤变迫使妈妈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。她把稍好点的衣裳都洗净收藏起来，把搬家时带来的两袋“洋面”只留下一瓦罐，其余的托人在村里换了三口袋用玉茭高粱和糠皮搅起来磨成的“糠面”，打发姐姐哥哥每天出村挖灰条、蓬蒿和猪耳朵菜，和糠面搅在一起烙成干面饼。

每到吃饭时，我们姐弟几个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唤，却不想吃，干面饼放进嘴里，一股劲儿嚼，难以下咽。妈妈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，长长叹口气说：“傻孩儿们，往后还不知能不能吃上这个哩！”

节衣缩食只能延缓“绝境”到来的时间，并不能防止它。妈妈每天愁眉紧锁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，这样的

日子能维持多久呢？我们看着妈妈发愁，也跟着发愁。但一玩起来，又什么都不想了。妈妈却一时一刻也卸不下这副重担。

忽然有一天，妈妈从娘子关车站买盐回来，高高兴兴领来一位姓刘的叔叔，他是爸爸的一个好朋友。过去跟着火车跑买卖，爸爸帮过他很多忙，他叫爸爸“谢大哥”，对爸感恩戴德。现在火车路修通了，他又来找爸爸，恰好遇见了妈妈。

妈妈从史奶奶家借来一碗鸡蛋。把瓦罐里的白面倒进盆里，让姐姐端到村里的小杂货铺换酒和烟卷，悄悄对我们说：“这下子好了，你刘叔叔也许能帮着想些办法！”

妈妈给刘叔叔烙了葱花油饼，炒了一大盘黄蜡蜡的鸡蛋。姐姐哥哥和我啃了好久糠面饼子，瞅着这好吃食，馋得直咽口水，在桌边磨蹭着不肯离开。妈妈背过身狠狠瞪了姐姐哥哥一眼，他俩才快快地退出屋去。

刘叔叔好像很饿了，挟起大块儿的鸡蛋往嘴里送，还不时捏起酒盅丝地嘬一口酒，把个腮帮子像憋了两个皮球上下滚动。妈妈见我磨着不肯走，就撕了半块饼，夹了几块鸡蛋裹成卷儿递给我。我一溜烟儿跑出屋去。

姐姐和哥哥都在屋门口站着，一见我手里的白面饼，眼睛都亮了。哄着我到了屋后，要和我分着吃。

我说：“你俩只许咬一小口！”

“行，”他俩急忙点头，哥哥说：“我先咬！”

他伸过手来，我不肯交给他，怕他一下子全塞进嘴里去，要自己拿着让他咬。

哥哥没办法，只好同意。我双手紧紧捏着饼，只留出一个头儿。哥哥早张大了嘴等着，我一见，又忙把手指头往前

挪了挪。哥哥早等不及了，猛地抓住我的手，把饼头朝嘴里一塞，我只觉得大拇指猛一阵裂痛，“哇”地大哭起来。

哥哥吓得忙松开了口。我的大拇指上，印上了一排很深的牙痕。哥哥吓得脸色发白，一面朝屋门口看，一面急忙摇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别哭，小三，别哭，哥哥不吃你的了，还不行吗？”

可是，妈妈早已听见我的哭声跑出屋来。她抓过我的手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哥哥吓得低下了头，不时偷偷抬眼望妈妈一下，知道这一顿打逃不过去，也觉得罪有应得，所以也不跑开。不料妈妈只瞪了姐姐哥哥一眼，长长叹了口气，用大拇指轻轻替我揉着伤口。

我看见，两大股泪水从妈妈的眼里涌流出来，顺着脸颊淌下，滴在我的手背上。

妈妈又回屋招呼刘叔叔去了。姐姐和哥哥手搓着衣角，羞愧地站在一旁不说话。我觉得他们也很可怜，便把白面饼递过去说：

“咱们撕开吃吧！”

姐姐和哥哥突然哭起来，搂着我的肩膀说：

“好小三，你自己吃吧！”

我突然觉得，手里的鸡蛋卷饼，并不是那么诱人了，我也不再想吃它了。

正在这时，妈妈呼唤我们回屋去。刘叔叔已经酒足饭饱，坐在炕边搭拉着二郎腿，伸手从扫炕笤帚上折了根小枝慢慢剔牙。妈妈把他吃剩下的鸡蛋和半张饼推到桌子一旁，让姐姐哥哥坐下吃。可是，我看见，姐姐和哥哥吃得很慢，好像还不如平日吃糠面饼那么香甜。

只听刘叔叔长长叹口气说：“大嫂，真没想到你们家到